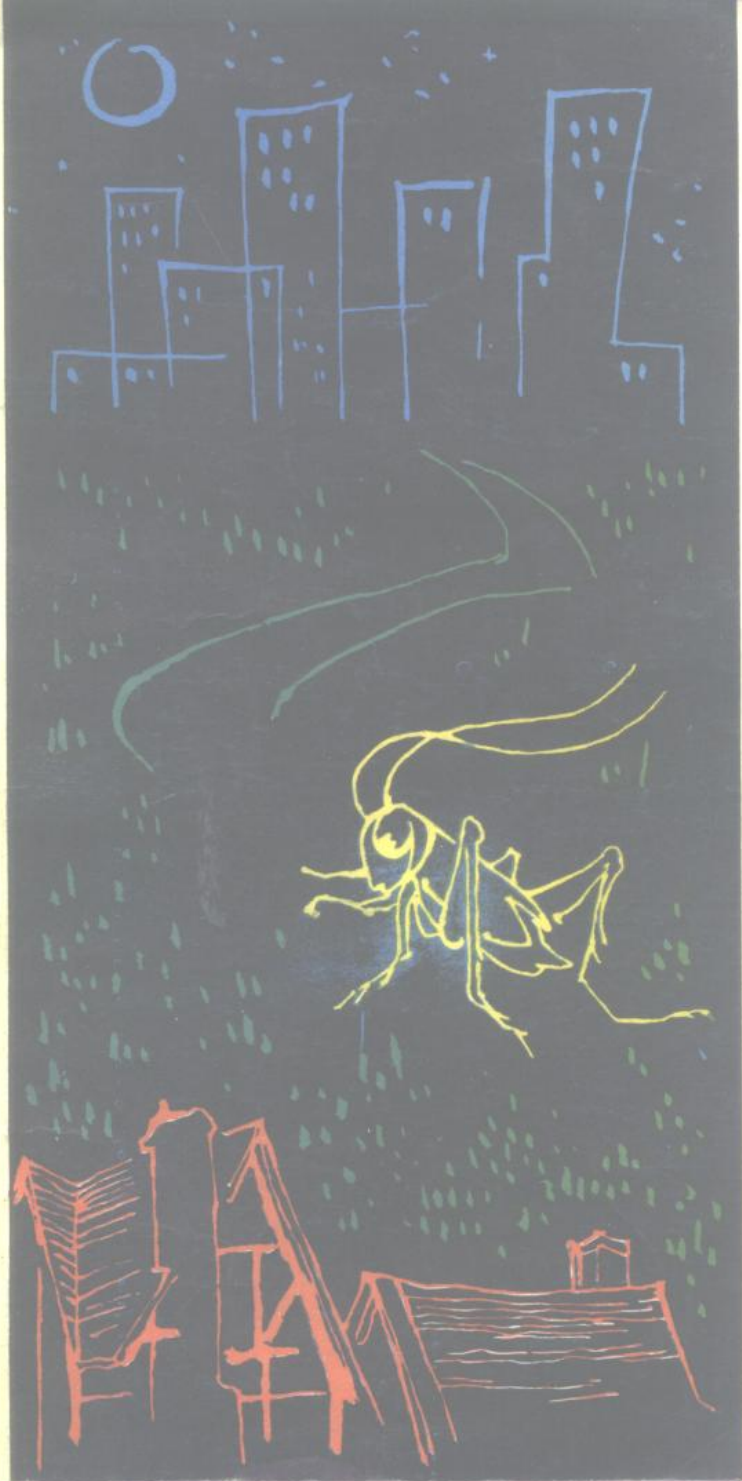


蟋蟀奇遇记

〔美〕 乔治·塞尔登 著
杨江柱 译



湖

社

I712.88/3

蟋蟀奇遇记

〔美〕乔治·塞尔登 著

杨江柱 译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蟋蟀奇遇记

[美]乔治·塞尔登著

杨江柱译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黄冈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4.25印张 70,000字

1981年4月第1版 1981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7,300

统一书号：R10106·860 定价：0.33元

译者序言

缺少欢乐的童年

——读《蟋蟀奇遇记》

17105/20
杨江柱

这是美国的一本现代童话。

童话从儿童的眼睛来观察和描绘世界，带着天真而美丽的想象，浸透了对生活的热爱。这当然只是指童话的最一般的特点。每个时代和每个民族的童话又各有时代特点与民族特点。对于西方文学中的童话，中国读者熟悉的是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。至于当代西方文学中的童话，我们介绍过来的还很少。美国当代儿童文学作家乔治·塞尔登的《蟋蟀奇遇记》，使我们有机会看到当代西方童话的一些特色。

这本书和传统的童话不同，不写神秘的远方，不写浪漫色彩浓郁的异国风光。它写的就是美国人十分熟悉的纽约。故事背景安排在纽约的中心地带，纽约时报广场下面的地下火车站的一家小报摊里。故事里没有勇敢的骑士、高贵的王子和美丽的公主，也没有吃人的魔王和阴险的女巫。故事写的是美国一个穷孩子的故事，他在生活中得到了平常不可能得到的欢

乐。作品的题材和人物，都是现代的，和传统的童话迥然不同。

从表面上看，故事的主角是一只蟋蟀。这只蟋蟀生长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乡下，因为贪嘴，爬进了旅游客人的食品篮，无意中被带到纽约中心地区的地下火车站里。在车站的报摊卖报的穷孩子马里奥，收养了这只蟋蟀。后来，这只蟋蟀又认识了一只老鼠和一只猫。这三个动物成了好朋友，闹了一些有趣的笑话，闯了一场大祸，最后居然帮助马里奥的爸爸妈妈免于破产，使他们的生活得到改善。真实的生活画面和离奇的幻想溶合在一起，写出了美国穷苦孩子缺少欢乐的童年。幻想的幸福结局出人意料之外，在现实生活中当然不可能出现，只不过反映了穷苦人民对幸福的憧憬，同时也反映了作者对他们的同情与祝福。

作者的这种艺术构思，不落窠臼，在西方传统童话的旧领域外开辟了新的天地，把美丽的幻想和当代美国的真实生活结合起来，透露出穷人生活中的哀愁。应该说，这是一种新的探索，新的突破。作者的笔墨细腻清新，从侧面烘托出美国穷苦儿童的生活。他的本意也许只是讲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，但却帮助中国的小朋友熟悉了美国一部分小朋友的一个代表，看到了美国社会的一角。这实在是很有意义的。

乔治·塞尔登本人和他描写的那只蟋蟀一样，也

出生在康涅狄格州。他在纽约定居下来，写了不少儿童文学作品。这本书是他的代表作，笔调明朗健康，受到美国《图书馆杂志》、《纽约先驱论坛报》书评版的好评，曾获美国纽伯里奖第二名。1960年美国纽约德耳出版公司(Dell Publishing Co. Inc.)出版以来，到1978年已印行十七次。这本书的中译本，是根据德耳版第十七次印刷本译出。希望这本书的出版，对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作出一点贡献。本书原名“The Cricket In Times Square”，直译应该是《蟋蟀在时报广场》。为了使题意更加醒目，更适合中国读者的习惯，中译本根据本书内容，意译为《蟋蟀奇遇记》。

译文疏漏不妥之处，敬请指正。

目 录

一、塔克.....	1
二、马里奥.....	7
三、切斯特.....	15
四、猫儿哈里.....	24
五、星期天上午.....	31
六、方赛.....	38
七、蟋蟀笼.....	45
八、塔克的积蓄.....	52
九、一顿中国饭.....	65
十、宴会.....	74
十一、倒霉鬼.....	85
十二、斯梅德利先生.....	93
十三、成名	101
十四、俄耳甫斯	112
十五、中央总站	121

一、塔 克

一只老鼠望着马里奥。

这只老鼠叫塔克，正坐在一根废弃不用的排水管的管口上。这根排水管在纽约时报广场地下铁道的车站里，是塔克的家。管子通向后面几呎远的一堵墙，埋在墙里的管子那一头有个洞，塔克在洞里塞满了他到处搜集来的碎纸破布。塔克只要不出去搜集这些破烂，又不是在家里睡觉，就喜欢坐在排水管的口子上东瞧瞧，西望望，看看世界上的事，至少是看看世界的这一角——纽约时报广场地下车站周围忙忙碌碌的景象。

塔克在吃一块甜饼。这块又松又脆的饼子是他今晚刚刚找到的，他把最后几片碎屑吃得精光，舔舔自己的胡须，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多可惜呵！”

差不多有一年了，每逢星期六晚上，塔克都看到马里奥在他的爸爸的报摊上照管生意。从星期一到星期六，马里奥为了要上学，非早睡不可。但是，一到周末，他的爸爸贝利尼就要他帮家里照管报摊上的生意买卖。马里奥在报摊上一待到深更半夜。爸爸希

望自己的报摊晚上关门关得越迟越好，这样就免得有些生意会落到别的大报摊手里去。可是，今晚的生意却不多。

“这可怜的孩子还不如回家去呢，”老鼠塔克看看车站四周，喃喃自语。

白天的喧闹声早就平静下来了，夜晚从剧院和电影院散场出来的人群也已消失。偶尔有一两个人从街面通向地下铁道的梯子上走下来，匆匆穿过车站。在这样的时刻，每个人都匆匆忙忙，急于赶回家睡觉。在下层的地下铁道上，火车来往的趟数比平常少得多。常常出现长时间的沉寂，然后有一列火车驶近时报广场，隆隆声越来越响。接着，隆隆声暂时中断，列车停下来等乘客们下车上车。于是，一阵响声呼啸而过，列车消失在黑沉沉的地道里。最后又是一片沉寂，周围的气氛空虚冷漠。整个车站好象正在等待它迫切需要的人群。

塔克回头看着马里奥。马里奥坐在报摊柜台后面一把三条腿的凳子上，尽可能把陈列在他面前的报纸杂志摆得整整齐齐。这家报摊是他的爸爸贝利尼多年前自己动手修建的，容纳马里奥倒绰绰有余，但轮到他爸爸或妈妈来照管生意，就显得狭窄了。报摊的一边摆着一个架子，上面放着一台旧收音机，一盒纸手绢（给妈妈用的，妈妈有花粉病），一盒火柴（给爸爸点



烟斗的)，一台现金出纳机(清点现金的，但现金并不多)，一只闹钟(说不出是干什么用的)。那台现金出纳机有一个老是打开不关的抽屉。有一次，这抽屉怎么也打不开，贝利尼所有的现款被锁在里面取不出来，从此爸爸决定这抽屉还是不关为妙。夜晚，报摊关门，留在抽屉里准备第二天开张用的现款却绝对安全，因为爸爸做了一个带锁的大木盖，把整个报摊锁起来。

马里奥本来一直在听收音机，现在把它关掉了。朝着轨道望过去，他看到短途火车的灯光正朝他驶近。报摊所在的这一层车站，只有行驶区间短途火车的轨道。区间的短途火车，仅仅来往于纽约时报广场和中央总站之间，把乘客由纽约东部的地下铁道转送到纽约西部去。短途火车上的售票员大部分都是马里奥的熟人。他们都喜欢这孩子，火车靠站的时候常常过来跟他聊天。

火车尖叫一声，在报摊旁停住了，在它面前喷出一股热气。下车的乘客只有十来个。塔克焦急地望着他们，看看有没有人停下来买一份报纸。

当下车的客人匆匆走过报摊时，马里奥大声喊叫着：“新到的报纸！新到的杂志！”

没有一个人停下来，甚至也没有人看他一眼。马里奥泄了气，重新坐下。一整夜，他只卖了十五份

报纸和四本杂志。在那边的排水管里，老鼠塔克也一直在数着今晚卖掉的报纸杂志，叹着气，搔着耳朵。

马里奥的朋友，短途火车上的售票员保罗向报摊走过来。“运气好吗？”他问道。

“不行，”马里奥说。“看下一趟火车怎么样。”

“从这时一直到早上，生意会越来越少的。”保罗说。

马里奥用手掌托着下巴，说：“我真不明白，这是星期六晚上嘛，连星期天的报纸都销不出去呢。”

保罗靠在报摊上说：“今晚，你熬夜熬得真久啊！”

“嗯，我可以在星期天睡，”马里奥说。“再说，现在又不上学。爸爸妈妈今晚回家的时候要顺便带我走，他们去看朋友去了。他们在星期六才有机会去。”

喇叭里传来这样的声音：“下一班车开往中央总站，第二号轨道。”

“再见，马里奥，”保罗说。他朝列车走去，接着停下，在口袋里摸索，掏出一块半美元的硬币向柜台里面抛过来。马里奥连忙接住。“我要一份星期天的《时报》，”保罗一边说，一边拿了一份报。

“嘿！等一等！”马里奥高声喊着他。“一份报只要二角五分，还要找你二角五分哪。”

但是，保罗已经进入车厢里去了。车门渐渐地关拢。他在窗口微笑着，挥着手。火车颠簸了一下，向

前开动，车上的灯光在黑暗中闪烁着。

老鼠塔克也笑了。他喜欢保罗。事实上，只要谁对马里奥好，他就喜欢谁。不过，现在已经晚了，该睡觉了，该爬回墙里那个舒服的窝中去了。哪怕是住在时报广场地下铁道车站里的一只老鼠，有时也非睡不可。何况塔克明天还打算大忙特忙：要给自己这个家搜集各色各样的东西，还要把车站各处便餐柜台上掉下来的食物赶紧弄到手。他正准备转身钻进排水管，忽然听到一种非常奇怪的声音。

凡是纽约城里能够听到的形形色色的声音，老鼠塔克差不多都听到过。他听过地下火车的隆隆声，地下火车的铁轮在转弯时发出的吱吱尖叫声。在地下火车站的上方，通过街面上铁板的格子眼，他听过汽车的橡胶车轮滚动声，汽车的喇叭声，汽车刹车的刺耳嗥叫声。有时，车站里到处是人。他也听过人们喋喋不休的谈话声，人们用皮带牵着的狗的叫声。鸟儿的声音，纽约的鸽子咕咕叫的声音，猫儿的声音，甚至连飞机在纽约上空发出的颤动声，塔克都听到过。但是，塔克有生以来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最大的城市里到处漫游，却从来没有听到过象现在听到的这种声音。

二、马 里 奥

马里奥也听到了那声音。他站起来，专心倾听着。短途火车的喧闹声逐渐远去，变成一片沉寂。街道上传来了深夜车辆行驶的单调而低沉连续的声音。车站里的沙沙声也消逝了。马里奥仍然倾听着，竭力捕捉那神秘的声音……听，那声音又出现啦。

那声音，象小提琴轻快地叩击着琴弦发出的，又象竖琴突然受到拨弄。在远离纽约的绿色森林里，如果有一片叶子在漆黑的午夜飘落下来，坠入一丛灌木中，也可能发出象这样的声音。

马里奥认为自己知道这是什么声音。去年夏天，他曾经访问一位住在长岛的朋友。一天下午，当夕阳伸出长长的金色的手指，抚弄着深深的绿草时，马里奥正在草地旁边逗留，倾听过跟这一模一样的声音。不过，当时听到的是很多很多这样的声音——汇成了合唱。现在听到的这声音却是孤零零的一个。听，那微弱的声音又通过地下车站传来了。

马里奥溜出报摊，站在那儿等待着。当他再一次听到那声音的时候，就向它走过去。那声音好象是从



一个角落里发出来的，就在通向第四十二街的梯子旁边。马里奥轻手轻脚地向那儿走去。一连几分钟，只有略带沙沙声的一片沉寂。不管原来是什么东西发出声音，它已经听到了马里奥走拢来，于是沉默下来了。马里奥静悄悄地等待着。后来，他又听到了那声音，是从一堆被风吹到墙脚下的废纸煤灰中发出来的。

他蹲下去，动手揭去废纸片，动作非常轻柔。他把废纸片一张张检查过，把它们放在一边。靠近底部的纸片越来越脏。马里奥的手接触到了地面，开始在灰尘煤屑中摸来摸去。他的手指插进了这堆垃圾底下的一道裂缝里，发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东西。

这是一只小小的昆虫，一寸左右长，全身沾满了污垢。它有六条腿，头上有两根长长的触须，背上折迭着一对象翅膀一样的东西。马里奥的手指尽可能小心翼翼地夹住这只昆虫，把它举起来，让它停留在手掌中。

“啊！一只蟋蟀！”他惊叫出来。

马里奥非常沉着地把手掌窝成杯子一样的形状，回到报摊里来。蟋蟀在手掌里纹丝不动，也不再发出那象音乐一样美妙的轻微声音。他静静地躺着，一动也不动，仿佛正在睡觉，又好象已经吓死。

马里奥抽出一张纸手绢，把蟋蟀搁在上面。然后，又拿了一张纸手绢，动手揩掉蟋蟀身上的污垢。他十

分轻柔地拍着蟋蟀黑黑的硬甲壳，头上的触须，腿子和翅膀。蟋蟀身上沾着的污垢渐渐脱落，露出了本来的颜色，仍然是黑的，但现在却有着亮闪闪的光泽。

马里奥尽可能把蟋蟀身上弄干净，接着就在车站地板上寻找火柴盒。只找了一分钟，就找到了一个。他把盒子的一头打通，折好一张纸手绢，塞进盒子里，把蟋蟀放进去。火柴盒成了一张极妙的床。蟋蟀好象还喜欢自己这个新家。他在盒子里走了几圈，舒舒服服地住下来了。

马里奥坐了一会儿，眼睛老盯着这只蟋蟀。他这样高兴，这样激动，当有人走过车站时，他居然忘记喊叫：“卖报呵！”“卖杂志呵！”

这时，他忽然想起：蟋蟀也许饿了。他在自己的夹克口袋里翻来翻去，找到了晚餐留下的一块巧克力。他掰下一点点，搁在手指尖上，送到蟋蟀跟前。蟋蟀小心谨慎地朝着巧克力抬起头来，好象嗅了一嗅，然后吃了一点点。当蟋蟀从马里奥手中吃东西的时候，马里奥全身都感到一阵快乐的战栗。

妈妈和爸爸贝利尼从车站下层的楼梯爬上来。妈妈是个矮个子女人，肥胖得稍微超过她自己乐于承认的程度，一爬楼就喘气，脸涨得通红。爸爸个子高，背有点弯，神态慈祥，心灵深处似乎总在微笑。爸爸